

冤家成亲

苏方桂 著

● 中篇系列传奇小说

● 罗浮演义



I247.4
86



女子学院 0031328

冤家成亲

苏方桂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030173

中篇系列传奇小说《罗浮演义》

冤家成亲

Yuanjia Chengqin

苏方桂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●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55,000 开本：187×1093 $\frac{1}{2}$ 印张 7：插页：2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000

责任编辑：徐永之 插图：李德庆

封面设计：安迪 责任校对：文川

ISBN 7—5313—0026—5/I·24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120 定价：1.4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相思滩鸟哭情种 王爷府鸚迎格格	(1)
第 二 回	檀香袅袅孔有德决策 夜色沉沉张家璧救友	(17)
第 三 回	大出丧巧运饷银 翻江龙义释三杰	(31)
第 四 回	寒星冷月瞿阁部长叹 莺歌燕舞胡国公寻欢	(45)
第 五 回	秃参军智勇护阁部 李明瑞动情紫云轩	(60)
第 六 回	袁则民断肠严关道 张本符飞马蹄营盘	(76)
第 七 回	青山垂泪烈女尽大节 滴水呜咽铁汉唱悲歌	(90)
第 八 回	孔有德再施攻心计 瞿昌文高诵正气歌	(103)
第 九 回	徽文明志瞿公求速死 情天尊海明瑞迷本性	(119)
第 十 回	正气浩荡塞苍冥 山水动荡容送忠魂	(134)
第十一回	黑松林仗义除凶 万山丛奇兵演阵	(149)
第十二回	战全州神象奋威 守桂林有德破釜	(164)

第十三回	炮声如雷两军激战 大火烛天王斧殉职.....	(178)
第十四回	漓江畔明珰遇难 莲花岩义士赠金.....	(193)
第十五回	探帅府巨犬凶如豹 寻夫君古道飞黄尘.....	(206)

第一回

相思滩翠鸟哭情种 王爷府鹦鹉迎格格

公元1650年，清顺治七年。

战乱中的广西桂林一带，农村破产，黎民逃亡，常常数十里看不到一缕炊烟，听不到一声鸡鸣犬吠，只有那“水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”的自然山水依然是那般秀丽怡人。刀光血雨，兵匪战火，似乎丝毫也没有污染到她，她犹如一位神奇的靓妆少女，每天照样对着丽日蓝天，飞动着媚人的眼波，展露着灿烂的笑靥。

“群峰倒影山浮水”，“船在青山顶上行”，清澈碧透的滴水，犹如一条琉璃玉带，静静地卧在拔地而起的群峰之间，把那千姿百态的奇秀的山峰拥入自己的怀抱。

从桂林到阳朔，经过六十四条半滩，第八条半滩叫“相思滩”。传说，从前有一个秀才爱上了一位美丽的船家女，船家女不要金，不要银，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“急水难推滩头月”，叫秀才对出下联便嫁给他。秀才茶饭不思，苦吟苦

想，想了多日也没有对出，后来竟急死了，被人埋在这滩头，他的精魂变成一只翠绿的小鸟，整日围着船家女的小船飞鸣：“急水难推滩头月”。船家女知道这小鸟是秀才变的，很可怜他，便舞动竹篙说：“相公啊，你志大才疏，连这样容易对的对子也对不出啊？看呀，‘短篙易破水中天’，这不是很好对吗？”

就在这相思滩上，这日来了一位身穿破旧绸衫的少女。她面黄肌瘦，披散着头发，在滩上走来走去，时而长叹一声，时而挥去沾在面颊上的几滴清泪。

她就是前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女儿李明瑯。李明瑯同张家璧、李若竹、金阿牯、蔡九仪等人一起，从大清平南王尚可喜手中救出了母亲，送到德庆县城，交给她哥哥李元胤、李建捷，又同金阿牯一起，深夜二进广州，从提督府盗出李夫人藏在墙洞中的十几封机密信件。因金阿牯救过明瑯，又救了李夫人，对她家有大恩，李夫人听李若竹作伐，意欲将明瑯许配给阿牯为妻。李明瑯虽然也知道金阿牯心地善良，是难得的好人，可她对阿牯却毫无爱意，她已经深深爱上了倜傥英俊的张家璧，曾向张家璧、李若竹提出，甘愿伏低作小，给张家璧作妾，如不应允，她就要以死明志。张家璧和李若竹都知道她性格刚烈，说到做到。连她的父亲，那个杀人如麻的魔君李成栋对她也毫无办法，只好听任她立誓求婚。张、李二人都没敢断然拒绝，只说在把李夫人救出后再从长计议；而在救出李夫人之后，李明瑯接受了二进广州取密信的任务，金阿牯留下来帮她，张家璧以李若竹有了身孕为藉口，急忙护送若竹回罗浮山去了。李明瑯认为，这是张家璧和李若竹商议好的圈套，以母命压她就范，心中又气又恨，决心出走，这一世再也不听母亲絮叨，再也不见张家璧夫



妻。她趁夜逃出德庆县城，在广东各地转悠了几个月。离罗浮山越远，她那颗心却被张家璧牵得越紧，梦魂萦绕，难以自制。最后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竟一步一步又向罗浮山走去。一天傍晚，她又走到她曾居住过的酥醪山草寮附近，隔着那条潺潺流淌的山溪，坐在对面小山坡的草地上，双眸一眨不眨地盯着草寮里透出的微黄的灯光，不由回忆起同张家璧一起度过的那些甜蜜的日子。张家璧教她棍术，把着她的手，给她纠正姿势；他那文雅的谈吐，他那翩翩的风度，他那敏捷的才智，都使她感到一阵阵心跳，那一股又甜又苦的滋味，在她胸中翻涌，从她的眼中流露了出来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条水，草寮还是她住过的草寮，天上的明月，山上的花树，都没有因为她的忧伤而憔悴，也没有因为她的痛苦而改颜。

寮中传出一阵琴声，一定是张家璧在操琴。琴声和着清风渗进她的心腑，把她的心弦牵扯得更紧，泪水把她的衣襟沾湿，夜露在草叶上滚动，好象山岭也陪着她哭泣。

她哭了一阵，心中似乎松快了一点，便站起身，一步步向草寮的窗口靠近。远远的，便听到寮里传来一阵“格格”“哈哈”的笑声。她向窗里一张望，原来张家璧在弹钢琴时，李若竹一手抱着一个白胖的孩子，来到张家璧身后，让孩子的小手去抓张家璧的脖子。张家璧不由哈哈大笑，转身又抱过孩子，在孩子的小脸蛋上连连亲着。李若竹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在望着张家璧呀，是那样火热，是那样幸福，是那样快活。那眼神，象两个红红的烙铁，烙在李明琅的心上，使她一世也忘不了。羡慕、嫉恨、痛楚交织在一起，她分辨不清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。

原来，李若竹一胎双生，是男是女明琅还不知道，但她

道张家璧深深爱着若竹，深深爱着两个孩子，他们一家过着虽然淡泊却很幸福的生活。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，她是个多余人。当明珰明白了这个道理时，她觉得自己满身的血液都冰冻了，手脚发抖，牙齿咯咯打战。

她不能在窗外站下去了，她一步步向后退，象个梦游人一般连夜走出罗浮山。

她还不知金阿牯已离开军营，她怕再见到他，她不敢回到母亲身边去。她无家可归，顺路向西乱走，一直走到梧州，碰到一只到桂林的货船，她便搭那只船沿桂江、漓江来到桂林。在船上，听船夫说这里有个相思滩，一个秀才因得相思病而死，被埋在滩上，变成一只翠绿的小鸟。“相思滩”三字深深触动了她的心，便在这里下了船。下船时是清晨，现在已红日西下。天色渐渐黑了，明镜般的漓江，失去了碧色的光泽，变成晦暗的铅色，水面上起了锉齿般的皱纹。李明珰在滩上徘徊了一整天，她不想再留在人间了，决心投江自尽。她跪在滩上，向东方叩了三个头，哭着说：“母亲，不孝女儿向你拜别！今生，女儿已不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来世变牛变马也要补报！母亲，你老人家保重吧！”

祝完，她撩起衣襟，蒙上自己的头，一头扎进黑黝黝的江水之中。

明珰投江不久，从下游又上来一艘大客船，桅杆上挑着一盏风灯。一位老者倒背手站在船头，贪婪地观赏着漓江两岸的夜景。

一轮圆圆的银月，从东边山凹爬了出来，把如水的清辉洒在江面上，把黑黝黝的江水镀上一层闪闪烁烁的磷光。一座千姿百态的山迎面慢慢移了过来。老者搔着胡须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真如梦中一样呀！”并随口吟了一首诗

道：

奇峰迎送夜行舟，直似梦里到蓬丘。

惟有滴水山头月，年年相望照当头。

忽然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上游飘了下来。再一细看，象一个人，他立刻大声喊道：“有人落水，快救人！”

他这一喊，惊动了船家。船老大立刻用竹篙将水中人拦住，另一名船夫“扑通”跳进水里，不久便拉上一个人来。老者手提风灯，将那人一看，见是个年轻女子，他俯下身去，摸摸她的胸口说：“心还跳。有救。你们把她放到船帮上，把肚里水倒出来，然后把她放到我的舱里。”

这个被救上船来的年轻女子正是在相思滩投水自尽的李明瑛。两粤一带的水上人称为龙户，无论是客船、货船还是渔船，一家老幼都在船上生活，有妇人家。李明瑛被倒出腹中水之后，老者又叫船家妇人给她换了衣服，灌了一碗热汤给她，她就这样被救活了。船妇给她换衣服时，发现她右腿骨折，立刻告诉了老者，老者看过后说：“她可能在江中撞到石上，万幸碰到了我老汉，不然她就要残废了。”

原来这老者是位医生，会接骨。他从行囊中拿出一个葫芦，倾出两颗乌黑的药丸，叫船家用白酒化开，并找两片木板做准备，然后，老者挽起衣袖，在明瑛的右腿上捏弄了一阵，突然一用力，明瑛不由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老者却笑着说：“好了，接上去了！”他将药涂好，用木板左右夹住，缚了起来，又说：“三十天之后你就可以下地走动了，现在

你好好歇息吧。”

天亮后，老者又来到明瑛身边。明瑛沉沉睡了一夜，精神已经好了许多。老者慢声细语地说：“姑娘，我叫姜宛文，是个跑江湖的医生。看你小小年纪，为何要寻短见？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？不妨告诉给我知道，也许我可以助你一臂。说吧。”

明瑛看着老人那双慈祥的眼睛，知道自己遇上了好人，她心头一酸，两颗晶亮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，她哽咽着说：“老丈，你实在不该救我，我那难处，天神菩萨也帮不了忙……”

明瑛由于伤心绝望，面容憔悴了许多，可她那花容月貌和眉宇间的那刚毅之气仍然吸引了老者，引起老者的怜爱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那难处既然不愿对人说，就不说吧。能把你的名字和家住哪里告诉我吗？”

明瑛略一沉吟，说：“我，我叫阿英，我，已经没有家了……”

老者犹豫了一阵，又说：“姑娘，我是个孤老头子，无儿无女，看到你，实在不忍割舍，如果，如果你愿意，就跟着我吧，可好？”

这老者很想认明瑛为义女，明瑛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她到地狱门口去转了一圈回来，心境变了，反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生的欲望，她不想死了，可如今她已经无家可归。想了想之后，说：“老丈，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多谢你救了我一命。你老人家如果不嫌弃，就收我做女儿吧，我愿侍奉你老人家。”

老者高兴得眼窝都湿润了，连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正有这样想法，却不敢启齿呀！阿英，以后你就是我

的好女儿了！”

明瑄不能起身，只在枕上点了点头，权当叩拜，亲亲热热叫了一声：“义父！”

老者连忙答应，并说：“我叫船家杀个鸡，熬点鸡汤给你喝，养息身体。”

中午时，船到桂林码头停了下来。

当时，瞿式耜被明小朝廷的流浪皇帝（永历帝）朱由榔拜为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，镇守桂林。他认为桂林居西南中心，水运四通八达，地势险要，北有雄踞南天的严关，自古以来“岭南战争，皆系于此”。他坚决主张朱由榔应迁都桂林，领导全国抗清斗争。朱由榔迁来不久，听说孔有德指挥的清军从湖南攻下了全州，又吓得神魂慌乱，传旨迁都南宁。他不听瞿式耜的劝告，带了明军主力和一批文武大臣，趁夜深人静，悄悄逃出桂林，经象州到南宁去了。

朱由榔走后，桂林已十分空虚。姜宛文同李明瑄坐客船到桂林码头那天，刚好有一批饷银解到，明军都集中到桂林总兵衙门阳桥鼓楼前去分饷，连大小通衢和码头上的哨兵都跑去了，生怕去晚了领不到饷银。这也怪不得他们，明军已经半年没有发饷了，有饷发哪个不心急呢？哪里还能站在哨位上傻等呢？所以，客船到了码头，连盘查的人也没有，客人们都顺顺当当上岸去了。姜宛文叫船家给雇了一乘肩舆，把明瑄抬到一间大客栈住了下来。

次日，姜宛文进了明瑄房间，给她换了药，然后说：“阿英，你在店中好好养息，阿爸到街上走走，也许有人看病，也好赚几个盘缠，路上使用。”

明瑄说：“城内兵荒马乱，多加小心，早去早回，以免女儿惦念。”

“放心放心，谁也不会把我老头子怎么的。”他笑吟吟地说。

明瑄看他背起一个褡裢，一面上写着“回春妙手”，一面上写着“祖传骨科”，手拿两片花瓣形的铜片，“叮叮当当”边敲着边出门去了。

桂林城始建于公元621年，唐朝大将军李靖充任岭南道安抚大使检校桂州大总管时，认为桂林位于“湘水之南，粤垠之西……遥控海疆，旁控溪峒，宿兵授帅”，地位十分重要，便着手营建桂林城。当年，桂林城周围只有三里，筑有四门，还是比较简陋的。到明末，经一千多年的发展，城大大扩展了，单是内城的靖江王府，就超过了这个范围。明时，桂林不但是西南政治中心，也是商贾云集之地，交通驿站也十分发达。粮食和食盐的运销，是最大的商业活动。藩库中专门存有万两银子收购粮食，官府将收购的粮食运往广东，牟取厚利。当年的水东街又称盐街，经营食盐的商行一家挨一家，有诗形容说：“广南商贩到，盐厂雪盈堆。”此外，各种手工业作坊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明洪武八年增筑南城，形成东西狭南北长的长方形城镇。“如流车马门前度，似栉人家水上围”，正是当年桂林居民密集，经济繁荣的写照。但是，明朝末年，由于兵祸连绵，官宦豪绅的残酷剥削，以及“剿饷”“辽饷”一再增加，造成农村破产，工商凋敝，繁华秀丽的桂林已经象个讨食的乞丐，难民满街，墙倒屋塌，破烂不堪了。姜宛文走在街上，看着眼前这一派凄凉景象，不由连连叹息。他刚走了两条街，便听到一阵“嘚嘚”的马蹄声和一阵刺耳的呼喝声传来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个生得相貌凶恶的军官，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，他身后跟随着一大队扛枪拖刀的士兵，急忙忙，象患了失心疯一

般，向鼓楼前奔去。姜宛文只好躲在一个大门洞里，避开这群凶神恶煞。门洞里已躲着十几个人，多是做小生意人打扮，靠他身边站着一个须发银白的老者，边看那群急冲冲奔过的士兵，边摇头叹气。姜宛文小心翼翼问道：“老哥，这些兵急忙忙干什么去呀？”

老者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阿弟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走江湖的医生，昨日刚刚来到宝地，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

老者点点头，说：“怪不得你不晓得。方才过去的那个骑马的，是大明卫国公胡一青，他本来率军在榕江防守，听说朝廷解到一批饷银，竟放弃防地，带兵回来争饷。娘娘的，这叫抗清吗？”

姜宛文“哦”了一声，更加小心地问：“瞿式耜瞿大人不是在城里吗？怎能允他们这样胡闹？”

老者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瞿大人倒是位大大的忠臣，可惜，他手上无一兵一卒，城内的兵在开国公赵印选手上，城外的兵在胡一青手上。这些骄兵悍将，哪里把他这位光杆学士放在眼里？我看，这桂林城，早晚得毁在这些混蛋手里。阿弟，你是走江湖的，还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妙，晚了，走也走不及了。恕我多言……”

姜宛文对老者揖了一揖说：“多谢指教，一定早些到别处去，以免受害。”

“嗯，这就对了，此地非久恋之乡啊！”

这时，街上的兵已过完，姜宛文告别了老者，敲着铜片，沿街走去。当他走到东大街都指挥使司衙门外时，忽见一个青衣小帽、家丁打扮的人迎面走来，到他面前站住了脚，将他上下看了两眼，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是医生？除了骨

科，也能医别的病吗？”

姜宛文忙说：“学生自幼习医，骨科乃三代祖传，有秘制丹药，别的病也会看，只能开药方，得去药店抓药。”

“好好，你既然会看别的病，随我来吧。”家丁对他一招手，转身在前引路。

姜宛文随着那家丁，从都指挥使司衙门的东侧门进了院子。他见这院中静悄悄的，看不见兵丁，只有几名家丁模样的人，散站在各处。那家丁引着他，从一个月亮门走进内院，院中种满了菊花，金黄一片。家丁走到一间有镂花门窗的房屋门外，低声说：“瞿大人，医生来了。”

姜宛文不由一惊，心想：“难道是瞿式耜找我看病？”

只听屋中有人说：“带他进来吧！”

家丁推开门扇，一伸手说：“先生，请进。”

姜宛文进了屋子，见这是一间卧室，布置得十分简朴，地下一桌一椅，桌上除了文房四宝别无他物，床上的被褥都用青色的素布制成。一个年约五十多岁，面容清瘦，眉骨很高，有三绺长须的人，倚枕坐在床上。他正是明桂林监军、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瞿式耜。

姜宛文深深一揖，说：“学生姜宛文，给大人请安。”

瞿式耜点点头说：“下官病躯不能还礼，先生请坐。”

家丁将椅子搬到床边，姜宛文坐下了，说：“大人，请尊脉。”

瞿式耜伸出手来，姜宛文诊了右手，又诊左手，看过舌苔，想了想说：“大人不过是外感风寒，发热头疼，吃两剂药这病就会好的，只是……”

“唔，有话先生直说不妨。”

“大人，据学生看大人的脉象，大人除了外感而外，中

焦火旺，似乎还有，还有心病，怨学生直言，俗云，心病还须心药医，大人应宽心减忧，否则，夜难成寐，饮食不周，大人体质本不强壮，天长日久，诚恐酿成大病，那时恐非药石所能奏效……”

瞿式耜不由点头，说：“先生实在高明，金玉良言，学生自当牢记。送客。”

家丁将姜宛文引进另一间屋子，姜宛文留下药方，收了诊金，便告辞出来了。

姜宛文在桂林城内又转了两日，到靖江王府和严关附近都看了看，然后，雇了一条船，带着明瑄，经灵渠，沿湘江向湖南衡阳而来。路上，李明瑄问姜宛文：“义父，我们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呀？”

姜宛文却笑着说：“阿英，你的心事为父没有多问，为父的事你也不要多问，到了地方，你自然就知道了，明白了。”

明瑄听他这样一说，虽然满腹疑云，却也不好再问了。

船走了几日，这天，忽听舱外船板上传来一阵人声，她用力爬到舱口，将舱帘掀起一条缝，向外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见一艘大船靠在旁边，船上站满了头戴红缨帽，身穿马蹄袖短袄的清兵，有四、五名提刀的清兵已跳过船来，围住了姜宛文，姜宛文低声向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并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给他们看。那几个清兵看了那件东西以后，立刻诺诺而退。船过去了。接着，又见那大船舱中走出一个清军军官模样的人，隔船向姜宛文抱拳致敬，姜宛文挥了挥手，两只船都划动了，交错而过。

看到这个情景，明瑄心中疑云更重，姜宛文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给清兵看了什么东西？清兵为何对他如此敬重？